

奧罕·帕慕克 著
顏湘如 譯

Orhan
Pamuk
Saf ve
Düşünceli
Romanı

率性而
多感的
小說家
帕慕克
哈佛文學講堂



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： 帕慕克哈佛文學講堂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：帕慕克哈佛文學講堂／奧罕·帕慕克（Orhan Pamuk）著；顏湘如譯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麥田·城邦文化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民101.12

面：公分。--（帕慕克作品集；7）

譯自：Saf ve Düşünceli Romancı

ISBN 978-986-173-830-7（平裝）

1. 現代小說 2. 文學評論

864.157

101020629

原著書名·Saf ve Düşünceli Romancı

作者·奧罕·帕慕克 Orhan Pamuk

翻譯·顏湘如

副總編輯·陳滢如

編輯總監·劉麗真

總經理·陳逸瑛

發行人·涂玉雲

出版社·麥田出版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

電話：(02) 25007696 傳真：(02) 25001966

發行·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

書虫客戶服務專線：(02) 25007718；25007719

24 小時傳真服務：(02) 25001990；25001991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863813 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香港發行所·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駱克道東超商業中心 1 樓

電話：(852) 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
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馬新發行所·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 【Cite(M)Sdn.Bhd.(458372U)】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：(603) 9056 3833 傳真：(603) 9056 2833

印刷·前進彩藝有限公司

2012 年（民 101）12 月初版

定價 280 元

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

copyright©2010, Orhan Pamuk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2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, a division of

Cité Publishing Ltd.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through The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6-173-830-7

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若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目次

我們都愛·帕慕克	5
尋找天真的小說讀者 吳明益	9
1 閱讀小說時，心在做什麼？	17
2 帕慕克先生，這一切真是你的親身經歷嗎？	45
3 文學人物、情節、時間	69
4 文字、圖像、物品	97
5 博物館與小說	127
6 核心	157
後記	185
索引	197

率性而
多感的
小說家

帕慕克
哈佛文學講堂

目次

我們都愛·帕慕克	5
尋找天真的小說讀者 吳明益	9
1 閱讀小說時，心在做什麼？	17
2 帕慕克先生，這一切真是你的親身經歷嗎？	45
3 文學人物、情節、時間	69
4 文字、圖像、物品	97
5 博物館與小說	127
6 核心	157
後記	185
索引	197

我們都愛·帕慕克

帕慕克生長於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，父親熱愛法國文學，從小就受到良好與純正的歐洲文學學養與教育，因而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身分間移動，也時時徘徊在現代性與非現代性的處境間。

但帕慕克清楚自身處境的特質與矛盾，他透過抗拒、接收與反思，不斷改變書寫技巧，成功尋求與定位自身的寫作位置，值得處境與位置同樣特殊的我們省思。

——阮慶岳（作家／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所長）

愛上一名作家，就像愛上一座城市，你只想不斷活在他用文字創造出來的時空裡，每翻一頁，便迫不亟待投身小說迷宮，尋訪私密角

落，坐進每間咖啡館往外看，又從每條街巷往商店櫥窗裡望，戀戀不捨，觀察並企圖記憶他擺在你眼前的全部人事物。

帕慕克曾說，他的不快樂自人生保護了他；而，他的小說自這個不快樂的塵世保護了我的人生。

——胡晴舫（作家）

帕慕克的出身與學識，融合東西精粹，有別於西方主流價值觀，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；在文學日益庸俗化的現下，堅持以嚴肅態度面對小說創作，進行深刻思辯；他又是藝術史學者，將歷史與藝術融入小說，兼具理性與感性，每部作品都令人期待。

帕慕克的寫作，可說是我們依循的典範，他能駕馭龐大的知識、運用多樣寫作手法，在東西文明間找到定位，有思考反省，往深處琢磨，他的每一本著作，都是完美的當代經典。

——郝譽翔（作家／中正大學教授）

帕慕克在寫自己的故鄉土耳其前，已摸透西方現代小說的純粹，可說武器與配備都準備好了，才寫土耳其。他筆下的伊斯坦堡是重生的，前瞻的，不是寫對昔日的記憶，更像是召喚了一種新的記憶法，讓虛構與歷史、過去與未來都圍繞著他的書寫而流動起來。

——郭強生（作家／東華大學教授）

尋找天真的小說讀者

文：吳明益（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）

普魯斯特先生，貝戈特就是你嗎？

一個讀者對普魯斯特的提問

大約一個月前，我和一位導演與幾位朋友見面，共同討論關於電腦重建電影場景的技術。導演舉了《幸福的三丁目》和《雨果的冒險》為例，說明如何使用CG，將一個已逝的場景，化為數位呈現在觀眾的眼前。在《幸福的三丁目》裡，有時最遠方的場景是手繪看板，近景則用實建場景搭配（如一條天橋，或幾間商店），演員便在這個介於實景與虛景間的場景表演，而電腦則負責將空下來的一藍

景」填滿，並且修補細節。《雨果的冒險》片頭那個畫面裡的車站，事實上是綜合了多個車站的場景，馬丁·史柯西斯（Martin Scorsese）用了helicopter shot，從巴黎的天空下降進入車站，穿過各有各目的地的人群，最後鑽入鐘樓，轉化為躲在那裡，偷窺著車站的雨果的視野。這個鏡頭，被認為是近年來虛擬場景的佳構。

事實上，一般觀眾可能看不出來，這個畫面連車站裡的臨時演員都是虛擬的。據說拍攝的手法是讓演員戴著電腦感應器做出各種肢體動作，再一一擺到虛擬場景中的固定位置，最後用繪圖手法讓他們穿上那個時代的服裝。這麼一來，既省下了大規模的臨時演員花費，也省下服裝成本。但真正令人驚歎的是，電腦已經有能力把虛構場景的「時代氣味」重現，竟能一下子就把坐在冷氣電影院裡的我們，拉回一九三一年的巴黎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帕慕克的小說說起來有點晚，是二〇〇四年翻譯的《我的名字叫紅》。小說一開始就以一具屍體為主述者，陳述自己被謀殺的事件，接著織錦般的繁複敘事展開，包括狗、樹、錢幣、死

亡、紅、馬與撒旦……都成為向讀者傾訴的聲音。而藉由故事的推展，我自己也暗暗地在腦中建構出一幅幅伊斯坦堡街道、蘇丹宮殿、細密畫家的想像圖像。讀這部小說簡直就像戴著耳機走了一趟土耳其的歷史旅程一樣，初時以為只是在小巷與城市間穿梭，最後竟發現既鳥瞰又細觀了伊斯蘭世界的某些文化風景。

之後只要是帕慕克的中文譯作我都一一找來看，最令我感到思考深度的作品是《雪》。去年我從北京帶回簡體版《純真博物館》，旋即本地的出版社也出版了繁體版。如果用電影術語來說，帕慕克是一個善拍近景也善取遠景，會拍靜景也能動感得讓觀眾感官刺激的導演，讀他的小說我從未失望。

帕慕克是一個藝術教養完整的作家，除了家族文學淵源所造就的文學氣質外，他修習過的建築課程和繪畫技藝想必都影響了他。許多小說家擅長烘托氣氛卻不懂得如何描繪場景，帕慕克兩者兼具，這樣的優勢在長年不倦的寫作裡逐漸突出。比方說，即使讀者對伊斯蘭世界和土耳其是如此陌生，但透過帕慕克的作品，通常也能理解這個古

老帝國時至今日的渴望與哀愁。而由於指責政府在種族上的政策，帕慕克經常受到死亡威脅，這個被世界許多人視為認識土耳其窗口的作家，也被自己描寫的地域的一些人民視為叛徒、偽君子。帕慕克自己最明白這種矛盾，他說：「小說家或許常會陷入寫出真相的衝動，也會渴望自己被喜愛。」關於這點，他似乎已經做出選擇。

《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》是帕慕克展示小說家後台的作品。作者從古典小說技藝談起，包括真實與虛構的辨證、小說裡的人物、情節、時間與環境……最終並以自己建構出的博物館意象作結。這系列淺白自然的「小說家言」，不但讓我們窺見帕慕克的閱讀書單與品味，更是思考眾多帕慕克作品世界如何建構的參考。比方說相對於荷馬筆下人物性格永遠不會改變，帕慕克似乎更相信鄂圖曼作家伽勒比的說法，認為人的性格是城市的自然景觀的一部分：會被環境形塑，隨著自然物變動。這似乎正是帕慕克多部作品的核心。

而整部書稿最核心的觀點，是帕慕克認為小說家總是在「率性」與「多感」間擺盪，既想不顧讀者孤獨地炫技，又想回應每一位讀者

讀到的風景。這真是一語道破許多小說家的兩難掙扎。而帕慕克宣稱自己成為小說家的歷程中，藉由寫小說這種儀式逐漸與他人同化，跨出了自身的界限，獲得一種原先沒有的性格。因而「創造出一個更細膩、更複雜的自我」，更令人心有戚戚。

二〇一二年伊斯坦堡老城區貝伊奧盧區，出現了一間「真正的」「純真博物館」，這個博物館可以持《純真博物館》裡所附的門票頁蓋戳章入場。博物館看起來就像是小說男主角凱末爾為痴戀的表妹所建造的。這是一個真得多麼虛假的描述與刻意的展示。從網路上可以看到的博物館照片，裡頭甚至有一間凱末爾小時候的房間，和他所蒐集的四千兩百一十三個菸蒂，以及凱蒂的香水瓶、頭髮、手帕、髮夾……

老建築裡頭有八十三個展示櫥窗，對應書中八十三章節，這又是一個假得多麼真的展示。因為那些物品都是城市、街道與某個人的遺物：鑰匙的展示櫃裡懸掛著許多曾真正被用來打開某扇門的鑰匙，鹽瓶的展示櫃裡展示著許多曾真正被拿來增加食物滋味的鹽瓶……

那可真真切切是伊斯坦堡、土耳其歷史的一部分。

我記得張大春曾說他年輕時被黃春明小說的序言「戲弄」了，因為他曾掛著相機走訪宜蘭，想找到《鑼》裡的那個小鎮以及腳色。莫言也說他每回回老家就要面對鄰居質問他，為什麼要把他們寫成小說裡「那樣」。沒有小說家有責任回應這樣的問題，這類問題沒有真正觸及小說的核心。小說的核心是，那個被小說家展示如博物館的虛擬時空裡，有沒有保留了某個靈魂的煩惱、痛苦、靦腆、沉默、羞愧、壓抑、癡迷、失望、幻想、不安、沮喪、憤怒、含蓄、憂傷、驚訝、惆悵、悲哀、空虛、傷感、真誠、曖昧、渴望、喜悅、靜默、嫉妒、愛慕、挫敗、遺忘，無奈與孤獨？

《雨果的冒險》除了對法國電影傳奇人物梅里葉（Georges Méliès）的致意外，事實上也是一部傷感於電影藝術被戰爭、世道、人心毀棄的電影。導演認為這些膠卷雖然只是人類歷史文化的虛構，但一旦毀棄也就毀棄了人類的記憶與情感。馬丁·史柯西斯費力去講究重現車站的光線、雕飾、服裝乃至於「氣味」，意在呈現出一個